

最后的风暴

★★★★ THE FINAL STORM ★★★★★

全景展现太平洋战争最后一役的巅峰力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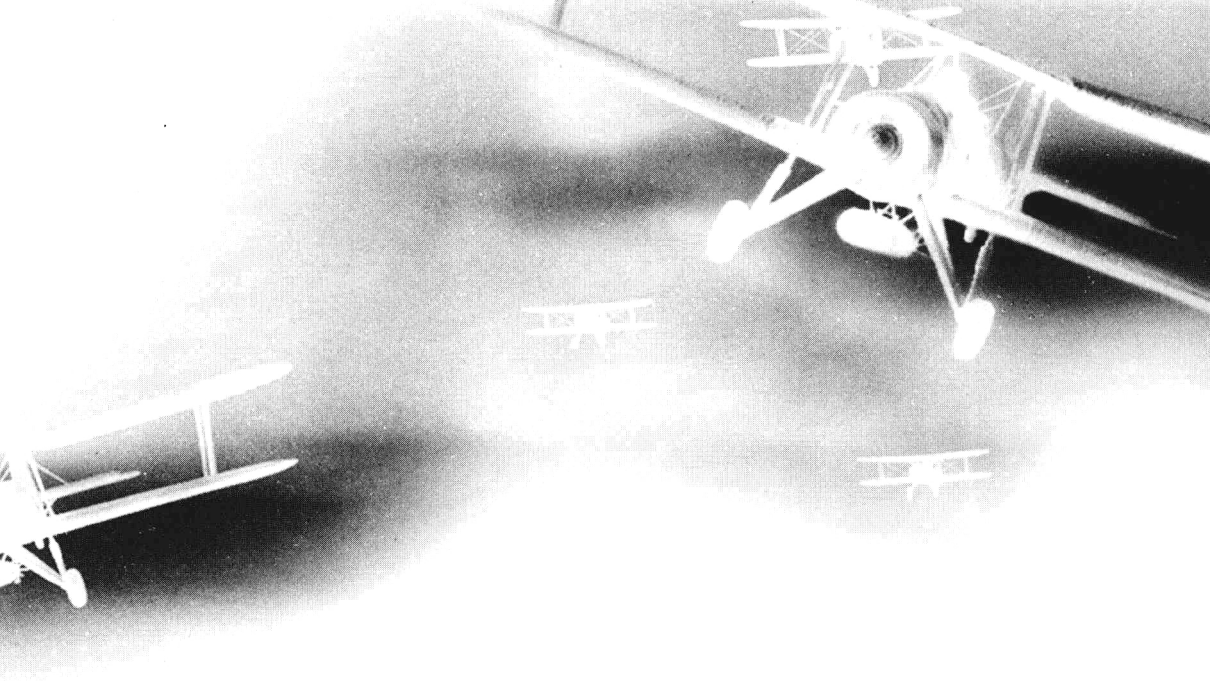
[美] 杰夫·尚拉 (Jeff Shanks) 著
李睿江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最后的风暴

★★★★ THE FINAL STORM ★★★★★

[美] 杰夫·尚拉 (Jeff Shaara) 著 李春江 译

★ ★ ★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风暴 / (美) 尚拉 (Shaara, J.) 著; 李春江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4

书名原文: The final storm

ISBN 978-7-5404-6042-6

I. ①最… II. ①尚… ②李… III. ①军事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3130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3-83

THE FINAL STORM: A NOVEL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by JEFF SHAARA

Copyright © 2011 BY JEFF M.SHAARA, MAPS BY MAPPING SPECIALIST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LLANTIN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最后的风暴

作者: [美] 杰夫·尚拉

译者: 李春江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张应娜

特约编辑: 王秀荣 马冬冬

版权支持: 王雅兰 文赛峰

版式设计: 姜利锐

封面设计: 刘军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34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404-6042-6

定 价: 36.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导 言

最后的风暴 The Final Storm

与很多人认为的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于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侵略波兰时爆发的。事实上，在亚洲的土地上，一场战争已经持续了长达八年之久。

1931年夏天，日本最高司令部的鹰派人士制造了一起事件，为他们名正言顺地入侵中国东北的满洲提供了借口。日本陆续制造了更多的“意外事件”，侵略了中国上海、南京等主要城市。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根本不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日军的对手。短短几个月，中国大片国土沦陷。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国际联盟的强烈反对。此时，中国也开始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进行抗日。至少，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让抗战陷入相持阶段，减缓了日军侵略的步伐。对西方世界来说，这场爆发在远方国度的战争产生的政治影响虽然不大，但日军对中国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却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中国平民的死亡数字与日军的残暴行径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日军持续制造大屠杀的报道让罗斯福总统对出口

日本的原材料实行部分禁运。随着日本对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暴行的不断升级，作为惩罚，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日本对此反应强烈，对美国的挑衅行为实施自卫行动。日本签署轴心国三方协议，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结为盟友，三国承诺一旦签约国中的一方受到其他国家的战争挑衅，其他两国有提供援助的义务。

1940年，战火已蔓延至欧洲全境。在日本政府内部，一股全新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温和派逐渐势微，强硬派的权力急剧膨胀，代表人物是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是一位坚定的反美分子，无论何时，他总是将这种情绪表露出来，他同时还控制着日本的秘密警察，压制温和派中异见分子的声音。1940年9月，东条英机凭借在满洲残暴统治累积起来的名声，成为日本的战时内阁首相。上台后，他将反美情绪融入日军的战略部署。东条认为，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其实力在欧洲战场上都已严重削弱，所有迹象都预示着德国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基于这样的判断，自信满满的东条开始为最终的胜利做部署。他想发动一场战争，占领美国，获取丰富的资源。但海军将领并不这样认为，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称与美国交战的做法是极其愚蠢的。山本的想法获得了许多海军将领的支持。这些将领深知，一旦与美国爆发战争，战线将不可避免地延伸至整个太平洋。东条英机毫不理会山本的反对，命令他制订一个速战速决的计划。山本深知，与美国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战，要想取得胜利，出其不意与致命一击是两个关键因素。山本制订了一个将两者完美结合的计划。虽然，日本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仍在华盛顿举行，但东条根本没有想要达成和平协议的念头。东条在得知山本制订的突袭计划时，正值日本外交官高调地与美方谈论着和平前景，东条淡然地说：“看来，我们的外交官要为此做出牺牲了。”

日本人并不知道美国破解了日军的通信密码，了解日本外交官在华盛顿的甜言蜜语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在太平洋上的部署。美军情报部门已获知情报，日军战舰出海了，但对这些战舰的去向意图并不了解。美军驻守夏威夷的两位指挥官分别是赫斯班·吉梅尔上将与沃尔特·舒尔特将军，他们都知道日军随时可能挑起事端。吉梅尔收到情报，日军可能袭击菲律宾或是婆罗洲，但他没有从华盛顿方面获知日军可能进攻夏威夷的情报。因此，他没有在夏威夷设防，反而命令两艘战舰从夏威夷出发，将战机运载到中途岛与维克岛。接下来，美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好运”。夏威夷附近因为没有侦察机的巡逻，当地美军指挥官变得很盲目，丝毫没有察觉到九艘日军主战舰、六艘装载飞机舰艇以及分散的小型护卫舰

船已从西北方向朝美军舰队进发了。1941年12月7日清晨6点，日军的俯冲轰炸机、战机群以及鱼雷对珍珠港进行了两轮攻击，造成美军二十一艘军舰沉没，超过三百架战机被摧毁，两千四百名士兵死亡，一千一百多人受伤。尽管当时美国国内多数人依然对战事持孤立主义态度，但日本突袭珍珠港彻底粉碎了美国人的优越感。美国对日本宣战。

珍珠港上空的硝烟还未散去，日军侵略的魔爪就已伸向菲律宾群岛，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统领的强大的美军重型轰炸机群打得落花流水。麦克阿瑟的十万名菲律宾士兵与两万五千名美军士兵被日军彻底地击溃了。尽管美军在巴丹半岛与柯里几道尔岛链堡垒进行顽强抵抗，但最后还是被日军占领。麦克阿瑟仓皇出逃，美军将领乔纳森·韦恩莱特指挥的联军则被迫向日军投降。日军将美军俘虏转移到日军监狱的这段旅程，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巴丹死亡行军”。在六十公里的转移途中，六万名菲律宾士兵与五千名美军士兵遭受了日军极度残暴的摧残与折磨，这改变了绝大部分美国人对日军的看法。之前，日军在中国的野蛮行径与大屠杀似乎遥不可及，而现在，日军在美国家门口制造着暴行。

1941年年末，日军以不可阻挡之势占领了泰国、朝鲜、中国香港与印度支那。太平洋战场方面，美国的关岛沦陷了，太平洋南部至中部的重要岛链也相继沦陷，成为了日军的重要基地。在太平洋南面，日军占领了英国控制的新加坡，还击沉了两艘英国战舰——“威尔士”号与“驱逐舰”号，这两艘战舰曾一度被认为是战无不胜的。这双重打击如一把尖刀摧毁了英军的士气，英军也一度认为自己的实力是难以撼动的。但是，日军以势不可当之势继续推进。1942年年初，日军占领了荷属东印度、所罗门群岛与新几内亚，并进行严密布防。虽然维克岛最后沦陷了，但岛上五百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粉碎了日军迅速占领岛屿的计划。虽然海军陆战队的抵抗对士气正旺的日军而言也许只是小菜一碟，却成为美军英勇作战的象征，重燃美军胜利的信念：日军也是可以击败的。另外两次“会面”更增强了美军的信心，一次是海军，一次是空军。1942年5月，美日海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珊瑚海发生激战。虽然美澳两国海军损失了许多战舰，但两国还是联合粉碎了日军侵略澳大利亚的企图。1942年6月，在太平洋北面战场，美军遭遇了当时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巨型战舰。日军想方设法引诱美军战舰落入夏威夷西北中途岛附近的日军圈套。但是，美军舰载飞机摧毁了日军战舰，日军损失了装备最先进、最重量级的战舰，包括大部分装载战机的装载艇。日军遭受沉重打击，元气大伤，被迫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在日本国内，民众与许多士兵都被告知在与美军的战争中，取得了一面倒的胜利，所向披靡。日军不少高级将领也相信这些宣传，失去了应有的紧迫感，没有重组遭受重创的海军。日本空军也面临类似的情况，美军飞行员战斗力不断增强，战机性能大幅提升，这些都严重威胁着日本空军。

1942年4月18日，日本国民第一次觉得政府可能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美军十六架中型战机从“大黄蜂”号军舰上起飞，径直飞抵东京进行轰炸。这是一次单程任务，轰炸行动由吉米·多利特上尉指挥。行动是成功的，却又是悲剧的。虽然大多数飞行员依然活着，但只有一架飞机成功逃离。这场轰炸没有任何战术意图，但对日本人民而言，看到美军轰炸机向东京扔下炸弹，绝对让他们惊恐不已。

在华盛顿，美军的作战策略逐渐明朗。要想收复日军占领的广大岛屿，就应从两个战场发动进攻。南面战场的基地设在澳大利亚，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统领；北面战场因为隔着大片海洋，由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统领。从此，美军就从这两个战场收复日军占领的分布广泛的基地。1942年8月，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指挥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加上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援军，对驻守在所罗门群岛中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日军发动进攻，目的是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解除对澳洲构成的威胁，孤立新几内亚的日本守军，然后逐一围攻这些岛屿。更具战略意义的是，日军在那里正加紧建造一座重要的机场，增强对整个太平洋区域的控制。战斗一开始从小岛上展开，最后演变成双方海陆空全方位的战斗，成为太平洋战争打响后第一次海陆空全方位的战斗。战斗结束后，日军损失惨重。尼米兹与麦克阿瑟都意识到了这点。

在亚洲大陆，另一场战争也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蒋介石统率的国军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依靠美英两国的支援苦苦支撑。美英两国给蒋介石的国军提供的军事支援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一条是通过缅甸，但这条渠道太容易遭受日军的攻击，难以持续；另一条渠道则更危险，代号为“空降”的渠道，英美空军从印度出发，飞过喜马拉雅山脉进入中国境内。美国航空史上最传奇的飞机群与“飞虎队”就是这样向中国运送许多急需的物资的。除此之外，国军的地面部队与空军也获得了支援。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从印度率领地面部队与日军作战，“飞虎队”进入中国境内直接参与战斗，“飞虎队”机群由克莱尔·陈纳德将军指挥。但美英两国却很难高效地合作，特别是史迪威疏远英军，但从印度运输过来的物资又必须得到英军的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内部也出现分裂，国民政府

腐败的官员与粗暴的军队训练方式根本不是日军对手。对蒋而言，更糟糕的是，在中国的西北部，一位政敌的势力正在兴起，那里的军队也在以自身的方式抗击日军。这位政敌就是毛泽东。

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作战策略似乎正中日军下怀，因为美军对极为分散的日军岛屿基地采取逐个击破的策略。美军在海上与空中力量均占据上风，认为在扫荡日军重要据点前，对日军据点进行狂轰滥炸会让海军陆战队与地面作战部队登陆作战时获得军事优势，毕竟日军的战机与舰艇会在海滩上静候他们的到来。

日本帝国的版图扩展到许多原材料丰富的岛屿，特别是蕴藏丰富的石油、橡胶与金属矿石的岛屿，这些原材料被运回日本的军工厂进行加工，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提供物质基础。麦克阿瑟的首要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补给线。他知道，日军在资源充裕的新几内亚附近建立了不少重要的军事基地。麦克阿瑟继续对日军发动攻击，但在著名的布干维尔岛战役中，美澳联军损失惨重。

此时，麦克阿瑟与尼米兹两人显然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态势。竞争的氛围大部分是由麦克阿瑟一人营造的。他认为，首要目标就是解放菲律宾，当时美军的战略考量更偏重将日本本土视为理想战略点。但是，麦克阿瑟坚持要光复他曾经承诺会“一定归来”的国度。当时，麦克阿瑟威望极高，特别是在他统率的军队中。甚至连华盛顿的联席参谋长都不想打击他的气焰。因此，美军在原本两个战场的策略逐渐成为一场竞赛。

就在美军有条不紊地执行原定策略，参与危险战争时，日军面临着一场重大的灾难，他们的通信密码被美军情报人员破解了。据截获的情报，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会在某个时间乘飞机沿着某条具体航线到布干维尔岛视察。美军飞行员成功截击了山本乘坐的飞机及其护航飞机。1943年4月18日，山本乘坐的飞机被美军击落，日本失去了太平洋战争中最重要军事谋略家。

麦克阿瑟挥军所罗门群岛，直逼新几内亚时，海军上将尼米兹则向日本本土方向发动反攻。1943年11月，美军对岛链中的塔拉瓦环礁岛发动猛攻。这场军事行动由人称“疯壕男”霍兰·史密斯指挥。美军两支海军陆战旅英勇作战，最终占领了日军基地。海军猛烈炮火攻击后，海军陆战队队员原以为岛屿上会横尸遍野，但登陆后才发现等待他们的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残酷最艰苦的一场战役。海军陆战队队员还有更多全新的战争“体验”。残余的日军感觉大势已去，就采取敢死队冲锋的作战方式。一大群日军士兵像洪水猛兽一般，同时冲向海军陆战队的营地，美军伤亡人数难以计数。美军开始意识到日军的确与众不同。当

年轻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们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时，眼前突然出现了这些不怕死、大声吼叫的日军士兵冲向他们的基地。日军士兵杀气冲冲，视死如归，在面对彻底失败的命运时，他们宁愿选择自杀式袭击，也不愿投降。他们对荣誉感的追求是美军士兵所无法理解的。

军方公布了这场战斗的伤亡人数：超过一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牺牲，两千多人负伤。虽然美国民众对面临的敌人不是完全了解，但对如此惨重的伤亡数字还是感到不可思议。

1944年年初，战斗依然继续。麦克阿瑟率军逼近新几内亚的阿德默勒尔蒂岛。此时，尼米兹正率领运载舰与战舰支援马歇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激战地点就在夸贾林环礁。1944年2月，尼米兹的军队推进到下一个岛链——加罗林岛链。日军在太平洋的特鲁克岛布防有最为严密的军事基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激战，美军以优势的海空力量消灭了特鲁克岛的日军舰队，摧毁超过三百架日军战机。

1944年6月，在半个地球之外的欧洲，史上最伟大的两栖作战登陆在诺曼底展开。虽然美国国内报纸一面倒地报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取得的非凡成就，但尼米兹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的战绩也绝不亚于诺曼底登陆。马里亚那群岛是日本本土之外日军最后据有的一个岛链。当艾森豪威尔率领陆军与空军缓慢地向法国乡村推进时，尼米兹正率军对塞班岛的日军发动猛烈攻击。持续两周的战斗让美军伤亡一万四千人，三分之二是海军陆战队队员。攻下塞班岛不到两周，尼米兹就下令对关岛发动进攻，重新收复战争初期沦陷的岛屿。几乎在同一时间，塞班岛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与陆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几公里外的天宁岛。天宁岛之战，美军的损失没有塞班岛那么严重，而收复关岛则是截然不同的情形，造成了大约八千名美军士兵的伤亡。

1944年9月，诺曼底登陆进入尾声。盟军最高司令部已清楚知道，纳粹德国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太平洋战场上，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同样不断地收获胜利的消息。但对麦克阿瑟来说，还有一份美差等着他：收复菲律宾。尼米兹指挥的“跳岛行动”仍在继续，下一个目标就是帕劳岛链上的佩莱利乌岛的日军前哨基地。在地面堡垒工事的防御下，日军巩固了佩莱利乌岛上的防守，似乎难以攻破。但美军还是采用老套路，先出动海军猛烈的炮火轮番轰炸，再上岸登陆。9月15日，美军原本想着可以从容登陆，但登陆后才发现佩莱利乌岛还有大量日军等待着他们。日军藏在地下掩体内躲避海军的炮火。这场战斗持续了两个月，

堪称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战役之一，单是海军陆战第一师的伤亡人数就超过六千人。

虽然美军饱受重创，但逐渐将日军赶回本土。美军的强势进攻收到了成效，饱受诟病的东条英机黯然下台。

攻下马里亚那群岛后，美军远程作战的B-29轰炸机就可以直接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了。这种轰炸行动慢慢成为一种常规的军事手段，每天定期轰炸几次。日本民众不会误解美军释放出的信号。但是，美军的机场并不能容纳足够的战机，美军深知要想击败日本，就必须继续向前推进。离日本本土更近的是硫黄岛，日军在硫黄岛建造了机场，这座机场是美军必须占领的。硫黄岛的军事战略意义在于它与日本本土相隔很近，另一个意义就是美军轰炸机的机械故障概率非常高，数以百计的飞行员因此掉入大海。但美军不知道的是，日军在这里部署了两万兵力，钻进了火山岩洞的日本士兵已从佩莱利乌岛与塞班岛的战役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硫黄岛上挖掘了一千多个洞穴，加上强大的火力支持，极为平静地等待着美军的到来。硫黄岛面积很小，长度还不够四公里，日军的防御部署就像一张精密的蜘蛛网布满了整个岛屿。

1945年2月19日，超过六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与陆军士兵开始抢滩登陆，在滩头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暴风骤雨般的炮火。交火持续了六周，于3月26日结束，双方伤亡都极为惨重。硫黄岛一役，日军再次展现了他们誓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在两万名日本守军中，只有不到三百人当了俘虏。显然，在日本士兵眼中，战死沙场似乎是更为光荣的选择。美军伤亡两万六千人，超过登陆作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伤亡数字如此之大，美国国内报纸故意没有列出伤亡数字，以免美国民众知道这场持续几个月的战斗竟如此惨烈。

战争损失如此之巨，美军觉得不能再继续打佩莱利乌岛或是硫黄岛这样的战役了。在麦克阿瑟雄赳赳地挺着枪，一心朝着菲律宾挺进之时，尼米兹、华盛顿的战略家与欧洲战区的将领们都深谙一点，单凭空中力量发动一场更为“安全”的战争不足以赢得彻底的胜利。但是，离日本本土最近的机场极为关键，这些岛屿也是最终进攻日本本土最为重要的据点。地图上还有一个岛阻挡着美军前进的步伐。这个岛要比硫黄岛面积大，岛上拥有深水港与十几个机场。这座岛就是一个迷你国家，岛上有二十五万本地居民，还有大约十五万日军的部署，许多日本人都将这个岛视为他们的国土。美军将第一次对日本本土发动进攻，决战地点就在冲绳岛。

导言 /001

第一部分 登陆冲绳岛 /001

对伤员来说，这些岛屿的名字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让他们从噩梦中惊醒，战友永远地倒在那里；排长或中士带领整个野战排冲向敌军，直至无人幸存。

第二部分 决战冲绳岛 /161

这是一场极为艰苦的战斗。升起国旗的时候，我们为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队友致敬。当我们一路杀向东京，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定不要忘记他们英勇光荣的战斗！

第三部分 最后的核战 /289

很多人认为，那两颗炸弹只是人类巨大悲剧的序幕。人类最美好的希望就是，既然序幕已经这么恐怖了，那么，最好把接下来的表演都取消掉。

后记 /367

致读者 /381

史料出处与感谢 /384

目 录

最后的风暴
The Final Storm

第一章 潜艇水兵

地点：中国东海，台湾北部

时间：1945年2月21日

无聊透了，这就是他现在的心情。他紧紧地盯着像幕布一般静谧安详的夜。偶尔有微风低低地吹过，海面上是那样的宁静，可他却丝毫不敢懈怠，依旧警惕地盯着地平线的方向。

夜里，水天一色，到处都是漫无边际的黑，没有一丝黎明来临的迹象，曙光也似乎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到来。他们在这片水域已巡逻两个多星期了，有些艇员已经不耐烦地想出去冒险，渴望着能够再次出海，击沉那所剩无几的日本供给船。

两个月前，他所在的部队受命在日本本土附近展开搜救巡逻，搜寻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也包括日军飞行员。但现在日军飞行员所剩无几，日本空军大势已去，他们对美方空军强大的优势心知肚明，所以尽量避免与美军发生近距离的空战。当然，这都是上面下来的通知，他也没怎么细打听。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回忆那些被他们救起的美军飞行员，他和战友们兴高采烈地从水中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拖上来。那些落水的飞行员浑身湿漉漉的，狼狈不堪，一个个瑟瑟发抖，简直不敢相信自已还活着。而每一次搜救成功都会使水兵们兴奋不已，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份特殊的成就与荣耀。

如果被救起的人里恰好有运输舰上的领航员，那艇员们就像自己得救了一样开心。刚获救时，那些人极度兴奋，除了说一大堆感激的话外，他们还承诺将来要回报给恩人丰厚的礼品，并许诺要请船上的每个艇员到小镇上去快活几夜，有的人还盛情邀请大家将来能到檀香山或旧金山重聚。当然，这些话让每个艇员都很受用，因为这让他们感到了他们工作的价值。尽管这些获救的飞行员在返回他

们的战机后，只是给他们送来桶装冰激凌作为答谢，艇员们也还是毫无怨言，因为桶装冰激凌也是潜艇上的奢侈品呢。

新型美军战斗机的飞行员发现他们的座驾比起日军具有传奇色彩的“零式战斗机”更为敏捷，装备也更先进，因此交战越来越有利于美军。在连续数月遭受重大挫伤后，日军似乎将“零式战斗机”从空中撤了下来，转而将其用到战况稍缓和的地方。现在搜救的主要目标是美方的B-29空勤人员，这款战机大多是因为在空中出现机械故障而落水的，而非作战时被击中。虽然B-29是这场战争中体格最大，设备最现代化的轰炸机，但它在实际飞行时却像受了诅咒一样频频出错。长期以来，发动机过热和容易熄火是它的顽疾，这与敌军高射炮的精准射击一样，都是致命伤。

潜艇缓缓地在海面浮行着，泛起层层涌浪。一阵困意袭来，他一个趔趄撞在舱壁的钢管上。精神点儿，不能打盹儿，他这样提醒自己。但是空旷的大海是如此令人陶醉，是如此平静美好，如梦如幻，总是让他想起船舱里自己舒适的床铺。“现在还不行，等天亮了才能打个盹儿，你是艇长，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坚守在这儿！”他对自己说。

虽然他知道他的手下弗雷德·戈登是个好人，大家都说，要不了多久，戈登一定会拥有一艘自己的船，但是他却不能完全信赖自己那帮年轻的部下的直觉。潜艇作战失利不会像空中作战那样带来巨大的伤亡。潜艇作战的水兵需要经常更新，很多艇员在海上待几个月后就离开了，因为一旦长期疲劳作业，就会严重降低作战效率。当然，潜艇也有惨败的时候，来自“安那波利斯”号潜艇的艇员对此就深有体会。他想起了几个月前沉没的“唐”号潜艇，还有好友艾迪·博蒙特的脸。艾迪，从没过过你会遇难，你情场得意，打牌手气又好，结果竟被他妈的自己发射的鱼雷击中。上帝保佑，我想你在离开时一定会多拉几个日本鬼子垫背的。

“唐”号潜艇是在1944年10月的一场混战中被自己发射的鱼雷击中的，失控后，它继而径直冲向一支日本护航队，随后沉没。这艘潜艇的船长名叫迪克·奥凯恩，他因骁勇善战和赫赫战绩而声名大噪，曾经击沉过二十四艘日本船只。但是那天夜里，“唐”号潜艇在重创日本商船队后却被自己发射的鱼雷击中，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才导致乌龙回马枪。对于这些已对敌军造成重大伤亡的水兵来说，被命运如此捉弄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想起有人说迪克船长并没有死。他跟迪克不怎么熟，但他知道艾迪非常爱

戴他。有传言说迪克·奥凯恩船长很可能会因此获得一枚荣誉勋章，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对于那些与那艘该死的潜艇一起沉没的艇员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美军通过拦截日方通信情报得知，“唐”号潜艇上至少有十二名水兵幸免于难，他们现在被羁押在日本人手里。据他所知，艾迪并不在其中。他想，还好。如果换作他，他宁可死了也不愿被日本鬼子每隔五分钟就打得屁滚尿流。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从日本战俘营里把我们的兄弟解救出来，那一天将是这场该死的战争里最美的一天，那一天迟早会来的。

他用力捶了下身旁的钢管。那些该死的鬼子还能冲我们扔多少炸弹？日本商船已经不走这儿了，当然也就不再有护航队了。但小日本总得让他们的人民吃饱吧，他们的军队和国家到处都需要汽油和食物，需要一切让他们活下去的东西。把他们击沉就是我的工作，不是吗？我的潜艇里装满了鱼雷，我的部下个个精力充沛，活蹦乱跳。他凝视着这一片夜色，可是鬼子们在哪儿呢？

美国海军在日本本土附近部署了很多艘潜艇执行搜救巡逻任务，美军仍然继续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规模轰炸，潜艇的任务就是将那些不幸落水的飞行员捞上来。一些潜艇勇敢地日本海岸线护卫队眼皮底下执行搜救任务，这是非常冒险的，这也使得日方巡逻船加强了警戒，他们也同样在搜寻落水的飞行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游戏，在一些浅水区，由于无法潜水，一些美军潜艇只能与日军展开水面战斗。有谣言和报道称，落入日军手中的美军飞行员遭到惨无人道的酷刑后被斩首。不管这些传言是真是假，随着轰炸任务的一次次执行，美军潜艇水兵都更加坚定了全力拯救落水同胞的决心。

日本护航队的数量越来越少，似乎全部消失不见，水兵们开始大胆地猜测：日军已身陷绝境，每个军人只能分到一丁点儿食物和极少量的燃料，平民得到的则更少。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他们正在扼杀日本的供给，于是对日本商船的搜寻则变得更加密集了。尽管这里仍然需要执行搜救巡逻任务的潜艇，但还是有许多潜艇受命离开日本，前往中国台湾和菲律宾航线，在那里，日本货船曾经肆无忌惮地随意航行。对于潜艇指挥官们来说，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攻击的目标——日本商船。

潜艇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不为大多数美国百姓所知晓，因为人们很难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潜艇的充满激情的报道，也没有像厄尼·派尔那样的随军记者从大前方一篇接一篇地向国内发回有关潜艇的栩栩如生的报道。

事实上，随着美国海军在侦察与打乱日本供给船队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胜

利，美方潜艇部队借用德军的狼群战术，先在中国沿海潜行，然后穿过中国东部岛屿，最后包围日本本土。日本对此并没有有效的对策，他们的商船因此遭受了重创，他们的护航队也几近停止。盟军从破译的密码及潜艇巡逻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中得知，日军的船只几乎耗尽，而日本的战舰似乎也不再是重大威胁了。发生在太平洋中部的几乎所有重大的海战中，美日两军都显示出了实力的悬殊。从中途岛到莱特湾，从特鲁克泻湖到珊瑚海，占有优势的美军舰载飞机及其掩护下的战舰无情地摧毁了日本海军主力，打得其剩余军力只能躲在他们自己港口的安全水域内。但是，日本潜艇仍未停止在其海岸线一带巡逻，搜寻着一些美军无法完全保护的军事目标。

美军知道日本雷达技术不够先进，但他们的鱼雷却是最厉害的，远超过美军鱼雷。而且日本潜艇水兵个个训练有素，堪称一支精英部队。美国潜艇指挥官深知对手的武器和作战水平都足以让他们发动反击，而日军潜艇良好的隐身能力更是使得他们成为此次战役中最难对付的敌人。

一想到这些，他的困意蓦地退去，而午夜过后的阵阵冷风也总是能让人保持清醒。他到下面休息了一小会儿，快速地查看了潜艇的前部，还带上来一把巧克力糖。他的部下个个都像他一样警觉，他想，这是他值晚班时遇到的最好的一帮水兵了。

他把巧克力的包装纸剥了下来，并把它扔到舱口里。不能把垃圾留在水面上，这是他的规矩，他们是不能留下任何痕迹的。水面上漂浮的一个糖果包装或一张纸都有可能被日军瞭望台捕捉到，从而发现潜艇的踪迹。

海面的空气依旧湿热而凝重，阵阵清风也很难让人放松。他站在指挥塔里，背挺得笔直，柔软的巧克力在他的口中留下甜甜的香味。他的身上出汗了。他想：天亮后我得冲个澡。想到这儿，他笑了，他曾经告诫他的手下吃饭前一定要洗澡，但根本没人这么做。所以吃饭时免不了还得闻烤饼上那该死的狐臭味了。

突然，一阵旋风吹来，他闻到了满鼻子柴油尾气的臭味，他忍住咳嗽。一阵微风将尾气吹走了，紧接着就是一阵咸咸的雾气扑过来，追随着白色的尾流而去。

该死，接受吧。这是信风的前兆，只朝一个方向吹。那群白痴气象预报员是这么跟我说的。你们只知道待在珍珠港那舒适的办公室里，你们也走出来亲身体会一下啊。该死的大海看来是下定决心刮起这场信风了。

潜艇继续以缓慢的速度向前航行，不时激起轻柔的波浪，远处的海面依然那样安静。海面上泛着淡淡的月光，一层薄薄的银光指引潜艇驶向东方。他的目光

瞥向船尾，丈量着航迹的尺寸，心里估算出航速大约在每小时十二海里，先这么开上一阵子吧。没什么好赶的，因为根本无处可去。

他摸了下挂在脖子上的双筒望远镜，这时候，望远镜成了没用的东西。现在潜艇最好的眼睛在下面，那就是他们的雷达小伙霍克利，这小子似乎只擅长这一件事。对所有艇员来说，幸运的是，他这唯一专长就是观察雷达屏幕上敌军的动向，能够准确地将屏幕上敌军的光点与其他干扰的噪声和光点区分开来。

他瞥了一眼麦克风，想提醒下舱下的人，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算了，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们会让我知道的。”他继续盯着依旧看不清的地平线，焦虑再一次涌上心头，这里太静了，静得让人心生恐怖。为什么只有我们在这儿？甚至没有一艘美军潜艇从附近驶过，至少没人告诉我有。

很确定的一点是“皇后鱼”号在离我们很远的南边。虽然“鲈鱼”号和“朋朋”号离我们相对近些，但也没在附近。他们跟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会儿，恐怕他们也在嘀咕日本鬼子去哪儿了吧。

只要有落水的同胞，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救他上来，那两艘潜艇也是这样保证的。想起自己跟几个船长的打赌，他不觉轻轻地笑了下。他们曾互相打赌看谁能最先发现对方，而这是雷达小伙擅长的另一件事。所以，最后那艘几乎快被人忘掉名字的“朋朋”号的船长保葛利输了。那小子已经欠我五十美元了，保葛利船长，咱们关岛见了，到时候你最好乖乖给钱啊。你也不想让我告诉全世界的人，说我是怎么从五百码的船尾悄悄走到你背后，然后把你小子吓个半死的吧。

他向四周转动下身子，从各个方向端详着这片大海。这就是该死的一大摊水！或许有人会觉得，待在这儿多好啊。如果这儿有我喜欢的女孩的话，或许我也会这么想，这么黑倒是可以约出来晃晃。夜幕降临时，他通常会躲到指挥塔的露天处，他的部下们会知趣地走开，除非他要求别人陪他站会儿。

“如果我抱怨我的住处的话，他们会认为我真是一个浑蛋。在潜艇上，我有自己的豪华套间，而他们呢，只能睡十二个人的通铺，有人放屁，有人有体臭，都得忍受。”他向下瞥了一眼，微弱的红光透过薄雾显得绚丽夺目。没人骂娘，至少我没听到。我的长官也没抱怨过什么。我猜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艇员，的确如此。哈，没错！我们应该挂起一面海盗旗。不！我打赌小日本看到后肯定该蒙了。我猜他们肯定没看过埃洛尔·弗林^①的电影。

① 埃洛尔·弗林，美国演员，曾拍摄电影《铁血船长》。